

布袋是平的／／李永丰

飞到天空去旅行／钟 乔

单骑南横／黄健和

山与海的赋格曲——东海岸铁路／郝普翔

镜格推移 光影之夏／郑文堂

轻与重的对话——芦壁／杨力州

那天下午的草坪／侯季然

侯硐游／曾阳晴

心灵充电站——太鲁阁／张正杰

每日的旅行／钟适芳

东屿坪——台湾的复活岛／褚士莹

二水，这里／九把刀

冬天要去夏天去过的的地方／李 鼎

我的柴山秘密基地／东明相

众神的花园——惊艳雪山／工头坚

行走台湾

台湾文化人说自己的故事

蒋勋等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经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独家授权，限在大陆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台湾：台湾文化人说自己的故事 / 蒋勋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7

ISBN 978-7-108-03170-9

I . 行… II . 蒋…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3925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特约编辑 岳卫华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8-43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7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 数 80千字 图片 234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8.00元

行走台湾

台湾文化人说自己的故事

蒋勋等著



目 录

望安即事 / 蒋 勋	4
慢游，花莲 / 严长寿	12
最美的家园——美浓 / 舒国治	20
台南府前路旧梦重温 / 韩良露	28
关于2004年夏天的旅行…… / 侯文咏	32
麻雀东南飞，五步一徘徊 / 孙大伟	40
海星的故乡 / 小 野	52
万里渔港 / 李 岗	60
台北可观莲，莲叶荷田田 / 何薇玲	68
“鳩之泽”温泉 / 李四端	76
开往天空的清境行 / 沈春华	84
草山三叠 / 孟东篱	92
全世界最贵重的孤独——三貂岭车站 / 刘克襄	100
简单却难忘的旅行 / 徐仁修	108
十一号公路 / 罗智成	112

布袋是平的 / 李永丰	120
飞到天空去旅行 / 钟 乔	128
单骑南横 / 黄健和	136
山与海的赋格曲——东海岸铁路 / 郝眷翔	144
镜格推移 光影之夏 / 郑文堂	152
轻与重的对话——芹壁 / 杨力州	160
那天下午的草坪 / 侯季然	168
侯硐游 / 曾阳晴	176
心灵充电站——太鲁阁 / 张正杰	184
每日的旅行 / 钟适芳	192
东屿坪——台湾的复活岛 / 褚士莹	196
二水，这里 / 九把刀	204
冬天要去夏天去过的地方 / 李 鼎	212
我的柴山秘密基地 / 东明相	224
众神的花园——惊艳雪山 / 工头坚	232

望安即事

蒋 勋



蒋勋，

诗人、画家，喜欢带着笔记本走天涯。

没有预定好的行程，

没有回航的明确时间。

小小的岛屿只是地图上一个不显眼的点，

在大一点的地图上甚至连标记也没有。



我到望安去只是想一个人到偏远的小岛上无所事事地随便走走。

住在离马公港最近的一间旅店七楼，有一扇开向大海的窗。窗外明亮的阳光、一大片湛蓝的大海，如同翠绿晶莹的宝石。长长的堤防伸向大海，像两只渴望环抱的手臂。

有一艘船嘟嘟驶出海港，在平静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浪花的尾巴。白色的尾巴像一条路，仿佛踏上就可以到梦想的远方。

到楼下，询问柜台小姐：“那艘船开到哪里去？”

小姐探头看一看说：“望安！”

“万安？”我继续问：“要多久？”

小姐想了一想回答说：“五十分钟吧，是快艇；交通船可能慢一点。”

我就订了隔天的船票，两百元。小姐顺便问我：“要不要代订住

宿？”

我摇摇头，我并不确定要住在哪里，没有预定好的行程，没有回航的明确时间。那个小小的岛屿只是地图上一个不显眼的点，在大一点的地图上甚至连标记也没有。买票的时候小姐附赠了一张简略的地图，马公南方的大海中标记一个叫“望安”的小岛，望安的附近有将军岛，再远一点有更小的花屿、西屿、东吉。

我终于走向了那条白色浪花铺成的路。

船舷两边翻起一层一层的浪，在浪与浪之间飞起一群一群银白色的鱼。长长窄窄的鱼的身体，被阳光照耀，闪亮耀眼，好像跟船在嬉戏，腾跃在空中。

海洋的风带着夏天浓重的辛烈与鲜腥的气味。我逐渐在燠热中昏睡过去的时候，觉得许多海藻、蛤蜊、章鱼、虾和蟹在我头发四周吐着气味强烈的泡沫，分泌着海洋腥味极重的体液。

我竟然不是单独一个人在旅行吗？

那些海洋的气味喧闹嘈杂，像一群无法停止骚动的顽皮儿童。

那些强烈的气味吵闹纠缠，但我还是睡着了，觉得身体是一枚久远沉在海府礁石间被遗忘的时钟，好像还可以听到滴答的声音，但钟面没有指针，时间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下船吗？”

我被一个询问的声音唤醒时，船已经静静停泊在一个小小的码头边。船上的人都走了，空空的船舱好像都是回声：“望安～望安～”

我忘了背包，折回到船上拿的时候，开船的男人正在解开码头上的缆绳，他笑着说：“我以为你要原船回马公。”

船又驶离了码头，几个闲坐在堤防上看海的黝黑少年，看着船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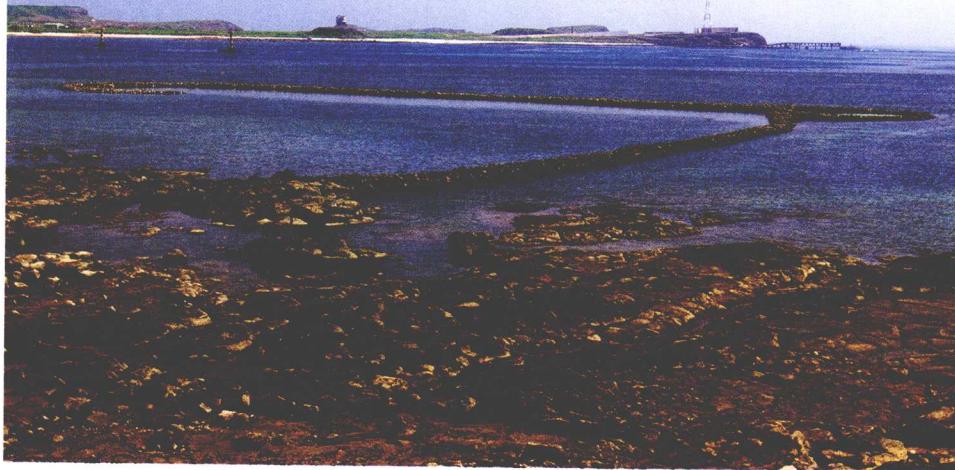
行越远，好像做完了功课，就吆喝着相约回家了。

我顺着码头的路走去，在一个小小的住宅的门口蹲着一个妇人，地上铺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摊着一堆带壳的花生，她看着我，指着花生，用手抄起一把说：“十元。”

我在一条仿佛无尽头的路上吃着花生，花生仁脆而香，似乎是沙地上被烈日晒过，嚼起来有阳光和泥土的甘芳。

为什么这个小小岛屿上的路使我想到塞外或大漠。干干黄黄的草，微微有一点起伏的大地，好像无止无尽地伸向远方。我知道这是很小的岛屿，但视觉上天辽地阔，连呼呼吹过来的风都像是“长风几万里”的草原上的风。





“这会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吗？”

我疑惑着，但的确可以嗅到四面大海的气息。

干黄的草丛里有一丛一丛紫褐色的菊花，黄色的花蕊，在地老天荒的风景里特别醒目。

我的汗把衣服湿透了，但很快又在干燥的风中干了，阳光蒸发了所有的湿气。

我在想：“这路到底可以走多久？”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学生驶过，停下来，问我：“你不看一看中社的古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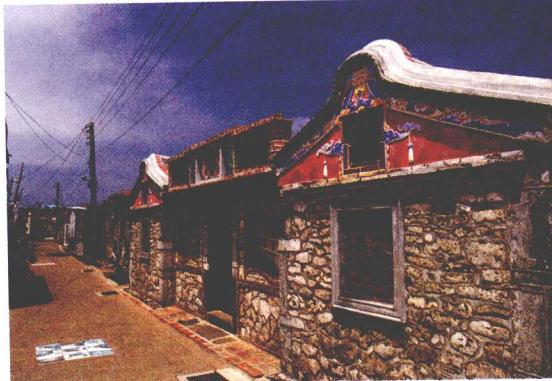
他推着车，陪我走进一个聚落。

“中社？”

我看到一些蜂窝一般有空洞窟窿的石头砌建的老式房子，房子上端屋檐有美丽的马背形曲线，映照着洁净的蓝天。

“这里有半年时间海风太强，居民都迁移到外地工作，慢慢整个中社就荒废了。”

他推着车子进了一个院落，院落杂草丛生，但门窗上还有细致的雕花，堂屋的木门扉上有一把大锁，锁有点锈蚀了，我从门缝望进去，看到幽暗的厅堂中央竖立着神像与祖宗牌位。“这里大半都是荒废的古宅，古宅的后代子孙都在外地发达了。”





我抬头看到古宅屋脊上坐着一只红陶素烧的狮子，那推车子的学生说这是当地居民用来镇压强风的“风狮爷”。

“风很大，船不能出海，9月到来年4月，居民只有到外地谋生了。”学生解释着。

他告诉我他是岛上文史工作的义工，习惯了看到外地来的游客就做一些介绍。

“想特别看什么吗？”他热心地询问。

我摇摇头，似乎这个小岛的缘分在可有可无之间，我还是希望没有什么目的地在岛上随处走一走。

“那我带你去天台山看云雀！”

“天台山，很高吗？”

学生扑哧笑起来，他说：“天台山是望安最高的地方，可是只有53米，一个小丘吧！”

我们走上一处斜坡，我听到风声中有一种啾啾的鸟叫声，连续不断，越来越高亢。

“你看！”学生指着一个小黑点：“云雀，雄的云雀为了求偶，在雌云雀面前表演特技，一面叫，一面越飞越高，你等着看。”

那只云雀果然越飞越高，我仰头看着，它飞到很高的地方，忽然停顿下来，然后完全像自杀一样直直坠落下来，一直到要碰到地面，才急速转弯飞起。

“啊～”我禁不住叫了一声。

学生似乎颇预期我会有这样的表情，满意地笑着说：“望安是一个干旱贫废的小岛，云雀为了求偶繁衍下一代，也要表演特技，吸引异性。”

他骑着自行车离去的时候，我躺在天台山高处的平坦草地上，看另一只云雀鸣叫着向上振翅高飞，这是一只幽默的鸟，我也笑着等待看它倒栽葱式的自杀表演。



慢游，花莲

严长寿



花莲，位于台湾岛东海岸，是台湾省花莲县的首府。花莲不仅有美丽的海岸风光，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在花莲，你可以感受到台湾特有的慢生活节奏，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

严长寿，1947年生，现任亚都丽致旅馆集团总裁、台湾观光协会名誉会长。曾任圆山饭店总经理、美国运通台湾区总经理、台湾观光协会会长。所主持的亚都饭店荣登世界杰出旅馆系统（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讲述奋斗过程的畅销著作《总裁狮子心》被誉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励志书籍。



随着时间的陶炼，
花莲的风貌也从过去的纯朴走向成熟，
美丽的山水依旧，却也未能掩饰岁月的痕迹。

我当兵的时光，是在七星潭高炮部队，当时七星潭比起现在，还是比较纯朴的小渔村，以前会到那儿游玩的人不多，经常下哨没事，一个人躺在沙滩上，戴上耳机聆听贝多芬、巴赫及各种古典音乐。在无人的海边独自一个人听音乐，对我来说，是军旅生涯一个喘息而重要的私密空间，也是一段生命里再也追寻不回的记忆。

比较长的假日，如果假期留在营区附近，平均每隔一两周，我就会走到现在的花莲大学（花莲师范学院）搭客运去走走。当时那里有公车到天祥，我通常会搭至太鲁阁的长春祠后，开始下车步行，而衣服就是简单的牛仔裤、套头上衣，接着一路从长春祠、九曲洞、燕子

口，漫步到天祥。

在山里头步行，是很享受而且奇妙的经验，眼里望去尽是大自然的开阔、峡谷的鬼斧神工，而耳朵听到的，却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在料峭寂静的山谷中，无论是行走或停下来，常常有整座山林都仅属于你一个人的错觉，让我尽情享受自己与自己的静默相处。天地独享，何其有幸。

后来我到美国运通任职，在好几次接待国际友人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朋友到台湾时，几乎都会指名到花莲一游。而以我的经验，只要陪同他们到故宫、太鲁阁等地，就会听到不曾间断的赞美惊呼声。

那时花莲有一个“南海园”，专门表演原住民的歌舞，记得我刚升任主管的时候，适逢美国运通董事长搭乘私人专机来台视察，同机要我陪同转往花莲。当时我负责全程的接待安排，因此我特别邀请“南海园”的舞者到机场表演迎接。当外宾们从机场跑道踏上花莲土地的那一刹那，现场的艺术呈现就是最直接的文化冲击，原住民音乐、当地风土文化、高山和自然风景等，种种都是惊喜，这样的感动也在一路上不时出现，伴随我招待的客人们。而对我来说，那亦是一次重要的气氛营造经验，在日后的岁月中，即使我身处纽约那全世界数百名总经理聚集的场合，或多或少，也因为那一次的安排与同行，我在当时日理万机的董事长心目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常一下就被大家簇拥中的董事长认出来，同时，花莲也变成我们共同的记忆。

随着时间的陶炼，花莲的风貌也从过去的纯朴走向成熟，美丽的山水依旧，却也未能掩饰岁月的痕迹。那三十多年前游泳的海滩已经被消波块取代，一辆辆载运砂石喧嚣而过的卡车发出的声响不断地划过原来宁静的山谷、河床。但是相对地，在另一个城市的角落，一个个创意的生活主张正逐渐形成：不论是卖咖啡并兼卖花莲文化生活特

色的“璞石咖啡馆”、一个实现自己生活美学的摄影家思想起，抑或是在凤林山腰处，以最纯朴的方式与大自然结合的“月卢餐馆”，皆处处展现了花莲当地所独有的气质。当然，其中还包括了过去闻名的郭英男与现正展露光彩的胡德夫，以及多位从城市台北迁驻花莲的原舞者，更包括了遍布在每一个山脚湾边与来自各方的艺术家。众人都在悄悄地进行一个新的花东文化改造革命，他们一方面贪婪地想要把眼前的一切用绘图、雕塑、音乐收藏起来，深怕它明天即将从眼前消失，同时也努力地希望以文化教育的方式，与急迫的开发脚步竞赛，深怕一旦被追赶上，将是花莲这片净土的浩劫，永无复生。

与此同时，台湾的城市生活步调也在改变，旅人们渐渐地厌倦了走马看花、越休假越劳累的旅行方式，台湾人逐渐懂得把脚步放慢，开始学会细细享受咀嚼的慢游滋味。于是禅修的体验，茶艺的品茗，文化、自然的探索，自行车环岛之旅……慢慢地都成了旅游的新主张。

事实上，这些现象正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象征，中国有一句

